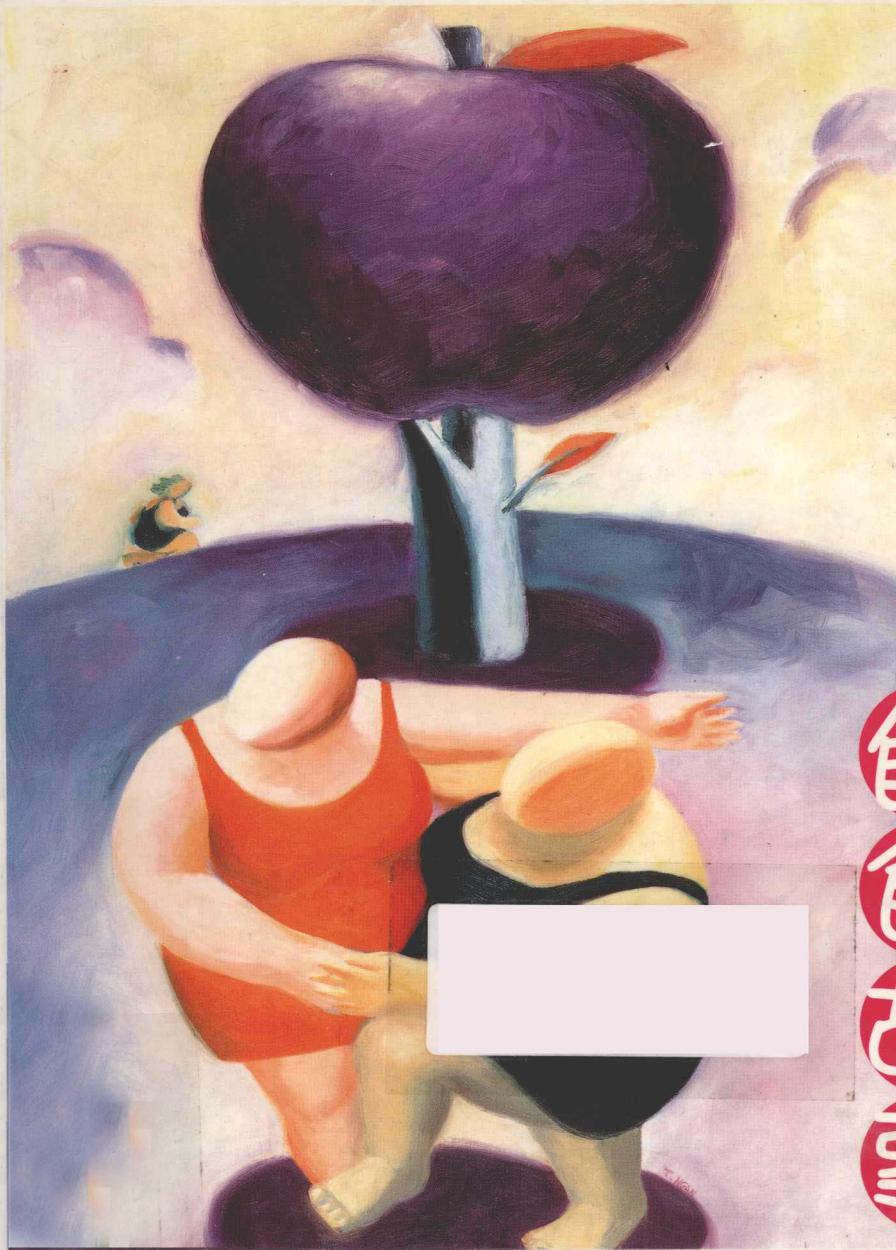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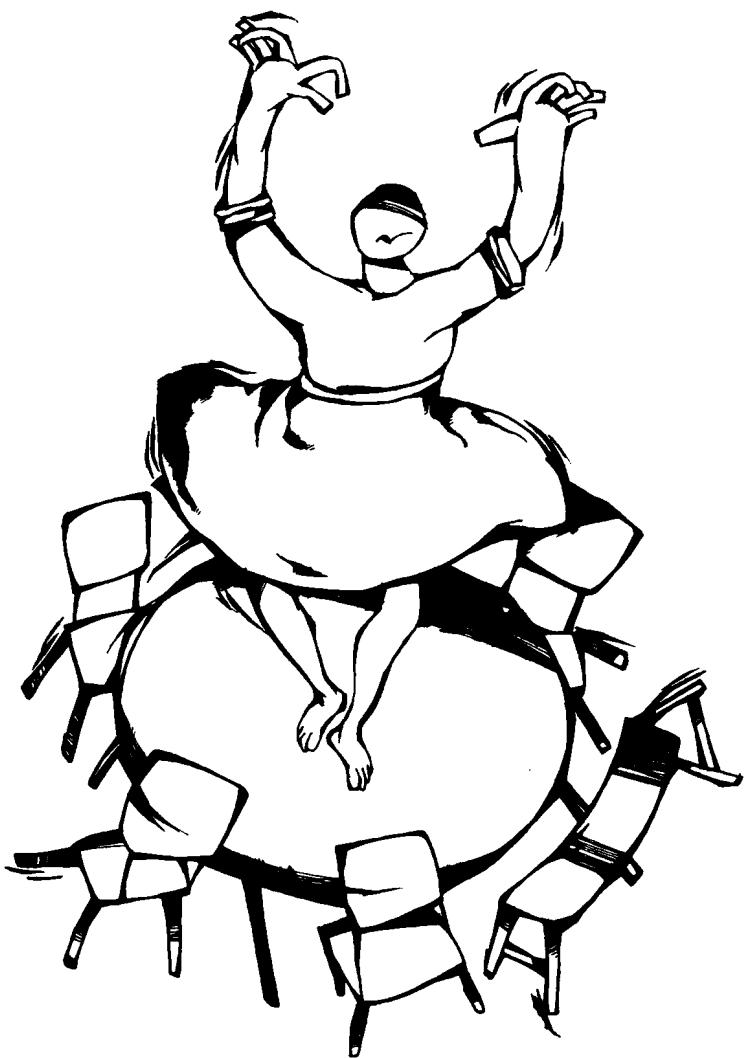
「女子組」

飲食故事



「女子組」

飲食故事



# 序言

對我們，你也許陌生；但是關於我們要說的故事，你一定很熟悉。

我們講好立克、碌柚皮、菜肉餛飩、炒粟米、蒸水蛋、雪藏雞翼、窩蛋牛肉飯、芋頭鴨、杏仁糊、薑蔥蟹、梅菜炆扣肉、白飯、薯蓉和千層麵，等等等等。

這些微乎其微的食物背後，有我們和其他人深刻的感情聯繫。趙綺玲父親逝世的那幾天，她想起了童年在飯桌上常見的一道豉汁蒸紅瀨魚。何芝君曾經兩次絕望地渴求吃到菜肉餛飩。事後有詩人朋友跟她分析：「你渴求的不是食物，是你母親的關愛。」她母親的菜肉餛飩，是她的心靈安慰劑。許靜璇在母親突然全身麻痺入院急救那個晚上，夢到媽媽給她端來一杯好立克。孫美寶發高燒臥床三天，她的一對孖仔以一客愛心薯蓉，叫她從床上彈起來。張煥聘在寒冷的奧地利薩爾斯堡火車站，忽然很想吃薑蔥蟹，她的丈夫卻沒有為她安排，讓她埋怨了好一陣子。周淑芬在巴黎旅居七年，創製了令老外別眼相看的周家蒸蛋。沙文主義的壓迫，居然在她被欽點成為大廚的一刻暫時消弭。羅婉儀在馬尼拉經濟特區的一間女工宿舍體驗生活，吃蒜頭炒飯的同時，也品嚐了生存的尊貴與卑微。

食物會腐毀，人的關係也不盡美麗。俞若攷年少時喜歡在同學家吃飯，捧著白飯一口一口切實的「扒」，住家飯令她感到溫暖。香甜的白飯裡，滿佈她成長的苦澀滋味。藍天雲跟母親的關係很脆弱，然而她說：「我對母親的回憶，較美好的部分，全都跟食物有關。」

是的，關乎飲飲食食的事，很多都跟母親有關。所以曾嘉燕講她父親的清炒

粟米時，最後也不得不提母親。「因為在這個社會裡，母親煮食失敗，就會人格盡失，我母親人格爆燈，但是味覺盡失，近乎自虐。如果你問我，這絕對是社會的錯。」

這麼嚴重的一個錯，需要時間和勇氣來彌補。希望這個社會以後不再要求母親在廚房堅貞奮鬥，在客廳自我犧牲；對沒有煮食才能的女人，也請口下留情。我們訪問了三位熱愛煮食的母親，年長的杜老太和許老太煮了數十年飯，修成正果，累積了不少備受後輩推崇的家傳秘方，謹此致敬。阿桂的廚房實驗，屢遭踐踏，丈夫嫌棄子女迴避，但她依然奮戰，精神可嘉。

《女子組飲食故事》，是全女班製作。從統籌、寫作、編輯、校對、封面、插圖到美術設計，全部是平凡女子。先此聲明，無意搞性別歧視，只想透過某些女界共通經驗，標誌婦女團結。

謹祝大家讀得愉快，吃得開心，生存得歡樂、溫厚。

出版統籌

江瓊珠

1997年7月 • 香港





# 目 錄

好立克	9	許靜璇
我給媽煮大眼雞綠袖皮	17	張月圓
尋覓菜肉餛飩	23	何芝君
媽媽的蛋糕與我的千層麵	33	陳惠明
我對母親的回憶，較美好的部分全都跟食物有關	41	藍天雲
我不是朱自清	47	趙綺玲
飲食爸爸	53	曾嘉燕
愛心薯蓉	59	孫美寶
吃兩題	65	李金鳳
食物主義者的情懷	77	陳寶瓊
豐足背後的苦惱	83	張煥鵬
另眼相看	89	許素望
吃了會飛的雞翼	97	梁穎勤
周家蒸蛋	103	周淑芬
吃盤	113	林慧霞
蒜頭白飯	119	羅婉儀
飯香	127	俞若孜
因果	133	劉湘色
雅曼偷師	143	李圓兒
「總廚王」許老太	151	李笑梅
阿桂煮食失意故事	159	張月圓



# 好立克

作者簡介

許 靜 緩

培正馬騮

真光姊妹

中大薯頭

自由工作者

「陶甄居」陶藝室掌門人

四狗之主人

喜好煲湯飲湯製作陶器睡覺寫小說

看電影與街坊打牙較

吃跟睡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緊事，吃得下是福，睡得甜更是不可多得。

我從小便很瘦，而且是大吃大喝也不會長肉那一類型，血液中卻流著「民以食為天」的傳統中國人頑固紅血球，因而常常開懷大嚼，吃得下的都不放過，算是一福；可惜因為是瘦弱型，常帶點神經質，晚上未能獲得倒頭便睡的恩賜，然而亦不曾有過因駭夢而驚醒的經驗，亦可算是另一種小福吧！

滲著這些福氣長大，日子過得安穩舒適，可是人一大了，煩惱便多，上有父母高堂催促快快來個「三十而立」，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然而苦無對象，看來是白定了少年頭；下有工作上的拍檔客戶天天來改方案，新定方針跟策略，如斯糾纏下去，焉能不白頭？

與工作結下的緣分重，與男朋友結下的緣分輕，日子久了，便形成了一種對自己過分保護的極端性格：一是從不結識男朋友，日出而作，日入仍在作；一是甫一遇見，便全心投入，像一個不透氣密封膠袋般包著他，若果這位老兄稍欠幽默感，很容易因呼吸管道的惡性毛病而自行了斷，當時年紀小，看不通透，每逢失戀，便抓住幾個要好的女朋友來怨天尤人，最為吃苦的當然是一邊陪坐送紙巾一邊陪罵的她們，想盡了世上的千百種奇謀妙計來為我解愁。

可幸的是像我這種個案，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香港，比比皆是，因而作為朋友的亦見怪不怪，來相陪的在心理上好比在星期六早上上街買了支小旗資助某某傷殘機構，好為自己種下不知何日才收成的福因果子。誰知道換了明天，在這裡一把眼淚一顆破碎的心的是不是自己？

事情發生在這樣的一個晚上，一個女朋友來安撫我那顆為了年青的情愛而又再一次破碎的心，她帶了一瓶兩公升的日本清酒及強力貼心膠水來為我作麻醉及心臟手術。在這瓶日本清酒的麻醉效力仍未發生作用時，另一批女朋友又來叩門，送上另外兩種效力各殊的藥品：白酒及咖啡甜酒，於是一個純由女性統籌的混酒派對便在毫無準備下興高采烈地舉行起來了。至於心臟手術，誰還會放在心上？

一場嘻哈混戰之後，全都當場醉倒，各自安棲於有限資源上，如縮水型沙發，睡袋暫充的富湯，穩然安睡。

在午夜三時多，我在混沌一片的夢中聽到電話鈴聲響起。我的頭很重，我的手很累，張大了眼睛卻分不出東南西北，可是我的心告訴我這是一通很重要的電話，一定要接聽的：我的弟弟來電說媽媽午夜突然全身麻痺，現在伊利沙伯醫院

中搶救。

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親人可能會駭然而逝的現實，只會得是哭成淚人，由女朋友們陪上了計程車直駛向醫院。

媽媽在生命的邊緣上掙扎，她兩目雖張，卻看不見我們。

除了坐在門廊旁邊哭泣之外，我實在一籌莫展，在此情此景，無助的滋味讓我嚥得一通二透，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及精力在工作及年青的情愛上？卻從不抽暇去逗老父老母的歡心？

老爸立即把老媽戶口中的金錢調動了出來，弟弟累得倒在醫院內的長椅上小睡，我則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監視著急症室中的年青醫生哥們的所作所為，以防他們稍有差誤……看來，雖然是一家人了，一起流著O型的血，性格仍然各有不同。

老媽經一番搶救之後，進了深切治療病房。

我回到老爸的家，人很累，卻睡不著。看見一家中的大小雜亂，想起若老媽在家，必然一邊哼著潮州樂曲，一邊在收拾整理，於是唯一所能做的便是代她收拾整理，把衣物一一摺齊放好，把盆栽移向向陽位，清理了過時的廢報……終於累了。

倒在小時睡著長大的老床上，合眼即入夢。

夢中人很安穩，坐在飯桌前，媽媽給我端來一杯好立克，我好生奇怪，自從小學畢業以後，這杯在早餐桌上少不了的皇牌飲品幾乎從未沾唇，今天老媽為何又把它搬出來了？

又燙又甜的麥香奶香，好久不曾嚐過了。

一夢醒來，才省起自己一整天沒有吃過東西，怪不得在夢中向老媽討食了。

人家說，小孩子比較潔淨，能預見未來，我在孩提時代是每每能在夢中預知親人的未來，如外祖母在新加坡病危，我卻夢見她跟我們一眾姊弟在玩捉迷藏，不久即接獲她病情轉好的消息。

想起了兒時事，想起了這個夢，心中突然安穩下來：不孝的我，在老媽垂危的關節眼上，我在夢中仍不忘向她討食，有如巢中只曉得張嘴的雛鳥，她又焉捨得撒手而離呢？

在凌晨五時的老家中，窗外傳來鳥的清歌，我翻開了家族照片來看，心中不無感慨，父母生我育我，我卻不曾用心去了解他們，他們的年青時代是怎樣的？他們在我這個年紀又是如何度過的？他們有未了的願望嗎？……好想問個明白。

待老爸一醒，我倆便往醫院去。

現在我們都不提這次生死關頭的大大小小，不過，我仍記得老媽轉醒過來時，我把夢事來相告，她眼中那一抹笑意。

# 好立克

大概是兩匙好立克粉再加一湯匙煉奶

以滾熱開水一沖即成

請不要忘記用鐵匙在杯中攪兩攪

伴著那一抹迴旋紋喝下去，特別好味

## 這是篇後私語

小時候，

我很怕在早餐桌上看見好立克的，

皆因在早上吃了甜的都會有點肚痛，

卻不敢說出來。

